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目錄

薛廷珪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授膳部郎知制誥錢珝守中書舍人制

授溫潞湖州防禦判官李壇湖州防禦推官制

授孔競陰縣令張標湖州錄事恭軍等制

授前京兆府恭軍錢珝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錢珝見前

授陸扆兵部尚書制

史館相公請册皇后表

皮日休

茶中雜詠序　補陸羽茶經

陸龜蒙　郡丞文寫公

書李賀傳後　爲孟郊

林藹

周朴詩集序　周朴福州志云吳興人

吳越王錢鏐

鍾廷翰攝安吉主簿牒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纂編
閔元衢康侯㕘輯
韓昌箕仲吾增定

玄真子漁歌記

李德裕

德裕頃在內庭伏覩憲宗皇帝寫真求訪玄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

裕於長慶二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自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畧　　牛僧孺

辛秘字藏之元和元年任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恭詔舉江南六州兵獲京口窺采石渡臨江索流因命心腹將率卒士當職重賄鈎其膽且約曰若等當以某日同趣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在錡鎮實多年咸有素故刺史不得隸兵馬及難作顏防用李雲驅市人舉常一縣敗走李素受縛于蘇項釘舡艘惟公以儒雅賊未急迫

公乃夜趣撫左右曰使若輩有父母妻子處其家皆天子恩也若等隨李錡爲賊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湖下子弟得人數百公親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烝黑掩出蒯壘始呼大戰州東斬將屠營值旦悉殲登城號令中外恬然於是時武功冠江南錡爲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以金印紫綬賞公懸詔徵爲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杜牧

曾祖諱皇任泉州司戶參軍祖諱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濟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公諱傅師字子言明春秋能文工書未弱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燕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今其年禮部非擢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因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是

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吏人或投致中第是累夫人公舉適其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至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郎中司勲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之密補宏多同列毋欲面陳拜章皆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歲久當

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遜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至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士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病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辭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廻翔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効用於外歷（集作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遷御史大夫凡三歲轉爲（此下諸本並同疑有脫遺按舊唐書沈傳師出爲湖）

甫入爲尚書右丞 出爲洪州轉宣州 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守人調授必得
防寬遠疏通蹊徑人情物理雖不曲盡吏欲欺於此無
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于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
聲聲循環皆極根本爲重刑罰杖十五至於死者毋有
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遍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
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
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
萬計公善養性情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
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縣吏欲賊公之

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議理
故所至之處富庶權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
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覈搜擇品第倫
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于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治
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
贈吏部尚書與公先少保俱掌國史譔憲宗實錄未竟
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醇粹
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孳孳欲及於道
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

進官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獎羨所長復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關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無苦於饑寒而求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三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求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倫懃滯闕事察佐多言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而誠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遂能如此受不虐矣故三鎮號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於權門雖有怒者亦不

敢以言議公公然便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
校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絶服者入門飲食衣
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
不以家爲干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三鎭卒
率消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蔬京師仕人雖
然言議以爲非今日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
以稱古之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惟集作排先執復以屬
牀明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撤集作泣涕譔記以備
闕以附於史氏云爾謹狀

玲瓏山題名　　杜牧

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

祭龔秀才文　　杜牧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哲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崔嘏

勑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沈詢叅宥密之命處侍從之地居可以備選用於他年動可以承顧問於此日不獨取文翰遒麗之才亦必求孤貞雅厚之士惟乃祖在建中初以懿文奧學司我元良乃父當元和中以淸規茂行典我文誥能流積善之風鍾爾挺生之秀是用思彼前德擢於後來置在禁闈光我詞苑爾宜勤其身以勞夙夜弘其用以新志業無俾枚臯嚴助之流獨承榮於漢帝况職當視草官列諫垣宜思及霤之虞更潤演綸之美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勝勇而不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轟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

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悉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滛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坱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壽摶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眞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

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央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華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苑鉄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顏

界江南宣州實爲奥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盗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賓常侍

聿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爲秦彥所據一作取姦逆隣
憝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鍠以代已任是歲南徐劉顥
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方化
自泗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
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徯其來蘇
弘農王允惻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鍠悉銳逆戰亟爲
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鍠
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
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

自老厭師復爲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撫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勳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洊罹戎事便驪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來而安之不朞歲東者闢闢册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朞歲荷稷秉穗穟穟于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

野開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懲匠事橫梁虹亘山節峰峙嶫嶫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憮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令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予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化洽亭記

沈顏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蕪焉稂莠蔽川蒹樹不長氛煙塞路淸泉不發幽埋異沒

誰復相之且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逆乃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漣漪是生蘭蘭青青疏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矣斯亭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頹圯長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雅識不羣愚不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之

時日無吉凶辯　沈顏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
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
定吉凶决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
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
壘拆一蒑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薙一榛蕪
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繇人焉繫時日夫凶淫之
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財未嘗絕也萬家之邑
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巳也其凶也必由
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

於人之所爲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勝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谷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

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喻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替制

薛廷珪

勅具官某等青社霅溪之守各脩職貢俾爾來朝實嘗險艱所宜酬獎有以兼廷評之命而許留於官有以稱掌庾之秩而與夫椽臨海者皆遂爾晝錦之榮也可依前件

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珝守中書舍人制

薛廷珪

勑具官錢珝孟子不云虞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朕凝神穆清躭味墳史用爾掌綸誥時推得人觀其書詞夐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

旨指歸決訓詁之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守甚正韞藏有程介然獨行卓爾濟峙閎爾之能事多矣聆爾之嘉猷藹然信乎虞舜之心若江河之不能禦也俾即真秩斯為舊章夫叅贊樞衡典司綸綍職業爾重扶搖漸崇勉副簡求無孤寵待可中書舍人

授溫潞湖州防禦判官李壇湖州防禦推（一作判）官

制　　薛廷珪

敕具官溫潞等以潞常佐元戎有聞東魯會討蔡畫䇿猷謀然以壇宗室菁英詞場透造撫青雲而抗足丁難

遲以隱鱗跡滯江湖價高甲乙方從梗泛之言恭于揚讚我勳賢開其淹恤而錄亦以將命頗謂有勞俞其奏章各俾序遷星郎侍史洎尉于縣屬者服我恩命各宜勉之可依前件

授孔競陰平縣令張標湖州錄事叅軍等制

薛廷珪

敕孔競等或連帥奏請或郡守薦揚或勞績可稱罷免斯久能自陳列動我聽聞宰邑糾曹皆其任也可依前件

授前京兆府參軍錢珝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珝儒術可以厚風俗人文可以化天下粤我皇祖肇基丕闡茲道及隋氏之政追孔門之風鼓篋升堂者餘八千人邦寧本固者垂三百載詳厥中聯不敢昏迷佐于中興乃眷於是良重集賢藏書之府故用丞相司之得選官屬將憤廢墜以珝禮爲身幹慎得言樞恭與刑之遺無辱趙氏爾宜窮四部之多正五體之别無使我集賢殿不及漢興之東觀秘書也勉矣哉可

授劉崇望吏部尚書制 珝制誥拔英華 唐文錄其二

錢珝

勑朕嘗考易象否泰之說詩人雨雪之作知君子消長之際繫王者政理之端矧乃大寄已行衆望皆歸非其罪者敬以命之具官劉崇望吉德在躬明誠格物辯倡寡和自合正聲昭兆先知宜居前列朕初繼大統方求風憲侍從之臣論思在衛代言之下弘道良多察其寬裕之姿授以弼諧之任恢張大體師法傾人以權細過爲所能以觀故專爲所樂頃因語愚偶惑聽聞譽賢曾寘於典章尚德致志於覺悟顧直書之史冊何損於明

還晉免之冠綬且復其所流澤而余心未足經邦而卿位乃虛來整軒裳再提衡鏡山谷密啟更廣規摸楚客離騷休勞諷諭勉居會府以率六卿可依前件

授隴慶兵部尚書制　錢珝

勅周之九法歷代用焉進賢興功以分厥職故夏官之重高位久虛則有營求化權方臨邦教惟人之命我不敢私俾正衣冠用光表著具官隴慶貌先表儀氣備明吉欲謝於否臧德有容於儕倪中由而靜可謂逆於樂乎外作而文所以深於禮也頃以宏博泰吾論思總

令祖之典謨去邪辟之枝葉消當大用且屬多虞孰敢雖新犯顏已惡我則有遷變狀術詎不如王陵剖竹遂行伏蒲未足還好爵而來惟辨色擁開門而退乃韜光考之中庸有以自得往次六卿之首無輕一等之遷進賢與功必在敦故可依前件

史館相公請冊皇后表 珝文有中書冊后表不錄 錢珝

臣某言臣聞乾坤相配所以全覆載之功日月相隨所以明照臨之道惟王建后助王若乾坤相配以成功若日月相隨而行道古皇有制歷代皆然伏惟皇帝陛下

法天作聖引古爲師與邦則放於聰明爲禮必循於先
哲然則中宮久曠陰教罔修伏自累朝遂同廢典四海
絕仰覩之表九嬪無所統之尊誰詠國風空垂易象承
惟委墜可謂因循漢氏以來舊章不易常先立后始可
建儲今元良已視於東朝而柔順未臨於內職既虛正
位莫叙大倫臣等伏奉淸光累陳懇悃竊詳睿旨俯鑒
恩衷請問守龜必當占吉掖庭累行詔無白燕之微備
策正名宜受金蝴之錫臣等無任云云

為宰相賀雨表　　錢珝

伏以頃屬時雨稍愆聖慮憂軫尋舉祀典用禱玄球陛閟廣覆無親明德是輔誠之所動天則不高俯春以來驕陽頗熾宵旰勞念生靈具知部樂空懸常羞盡減邊陳牲玉並走山川況便殿坐朝深形憂色不責輔臣之咎恐貽赤子之心虔禱之間神祇咸聽既有聲聞之實寧無昭報之期是以霶霈忽興蜿蜒遂作固得遠踰關輔匪獨閥布郊圻君必動天歲有成於登麥臣雖亢位力不足於爲霖空喜滂沱敢言燮理甫田皆潤沴氣全銷信可偉於豐穰更何求於符瑞臣等無任云云

代宰相謝示白野鵲表 珝又有賀白鵲白鸚鵡表不錄 錢珝

臣某等言今月某日高品張師道至奉宣聖旨示臣等涇州所進白野鵲者臣聞白為正色鵲實靈禽在五行而賦稟金精於衆鳥而有殊羽族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應上天之道必順五行遂萬物之情非徒衆鳥宜獲降祥之類以昭致理之心是以素翼流光丹胖耀衆俄呈瑞質能弄好音應圖諜以自來豈網羅之所得諸侯入獻史氏明書寧同集樹之烏堪紀年之雀方開景運實昇禎符臣某謬贊皇猷竊觀神貺無任云云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

錢珝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畧無遺得必勝之師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苞藏難測聖慮潛察睿斷勇爲爰命宰臣俾奉成算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斯豈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況去秋寇孽犯順鑾輅出居

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憝尋平宮闕復
淸生靈全活今纔周歲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
瘡痍之疾臣等所以累因敷奏具寫便宜且乞明聖更
詳事理緩謀周慮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
討伐愚誠無感睿志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瀝尋行已
定不敢復言昨日伏奉天顏密承聖旨又欲出幸近縣
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覓
其平章祗稟宸嚴敢不傾竭蓋陛下將恐姦兇遁至奔
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勞鑾輅偫儲懷切在於此又以

爲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

固合所宜然臣披抉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思朝廷今

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

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以爲

長策一旦懷光繼叛晷刻難安遽遷宗祧遂奔梁漢陛

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盡忠之

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度量實恐稍難二則

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間

道直趨闕下大縱戕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其利

謀危救亂欲仗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安止若使鑾鈴順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似況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之氣金在西方昨者昴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忝爲臣子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儆動帝王昨者妖星頻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貝降德音兼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淸靜無爲今則伐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繭見之後衝

王氣以徂行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英朗疏通且思守位以陛下許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之言裁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

聖慮自深輙貢直言難逃罪戾

為集賢崔相國論京兆除授表　　錢珝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奉密詔具審聖旨欲以某官鄭涓除京兆尹令臣進擬來者出自宸衷敢言違詔事非允當今具奏聞伏以三輔之雄京兆居首王畿之理專制甚難歷代重官當今急務比者任用多是丞郎給舍有

才之人或藩方善政之師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常穀翰林學士韋澳授以此官今陛下固合且命中書令其公選苟或未稱即可改張鄭某自守周行頗聞靜守當官蒞職亦極恪勤蓋材則可以序遷進善則無妨獎勸至於關中戶口本貫京師轂下威權莫先尹正畿甸之內諸鎮甚多都城之間萬戶來會責辦則供須極衆整肅則彈壓且般鄭浦入仕之初曾爲塩州軍事判官辛守章程粗成勞績因茲除會遂列朝班物望固輕履歷未久儻以此官除授必當不叶羣情向者嗣薛王知柔以

宗室大臣以勳崇秩尊功已著總領方宜以澈代之恐失所稱澈既乏公望又匪長材遽塵宸聰必因薦導失舉之誤所繫非輕臣知崇出藩便憂京兆之任恭二十四縣無不凋殘況屬今秋又罹兵火鄉閭劫殺尚且未安軍鎮侵陵比常多事賦輸之際撫緝尤難頃自黃巢犯闕災患相繼京畿百姓傷夷固多今所保全皆由自備況為兵器無不家藏寇至則設寨依山事已則還鄉力猶可耕可戰自是精兵今近鎮多強不爲無事徵召外藩騎卒朝廷又乏軍糧昨者猖狂輒爲患禍毋宜深

戒不可遽忘實任京兆之權兼須武畧不惟便於政理亦要防於艱虞臣謂便宜與合廟算竊見某官李鋋兩朝宿將久立茂勲頗以威名彰於委寄衆情甚洽公論多推授以尹京必能通濟京畿制置兼以命之存權則可抑豪強用武則可清奸盜圖安之本全在京都備患之先無加軍旅鋋之才畧得以總臨畿内人户累經賊寇驟收之暇訓練不難鄉閭自強侵擾固息無事則各營耕稼有慮則便執干戈不假饋糧又非失業既安必集就便不煩況目下京都未能安堵速須制置安得固

循非李鋋不可委任事惟重難尋已叅詳外度人[illegible]游
恩機便悉宜如此方敢陳論伏乞聖明歸賜審覽以京
尹難理之事恩當今奸弊之初用非材無望之人可以
控制於此若他時不濟何以謀安雖欲用典罪之固亦
無救於患且李鋋與臣無素分鄭湘與臣無宿嫌與奪
之間公當而已切於此事尋欲具候奏聞便屬忽忠磨
痍不辦桃席近雖潰穴尚有本根困極虛羸且須將理
寢食頓忘於機務敷陳又隔於天顏遂敢直奏幾毫粗
達肝膈伏以反正之新致理仍急有犯無隱臣心合盡

於此時從善如流聖政宜先於大者甚難甚切不敢不論伏以睿斷精明臣等常切感作今茲論列實與久從儻或未察愚衷臣實不敢奉詔

代史館相公讓官第一表 珝有六表此錄其一又有爲王相公讓加司空表徐相公讓加食邑表從相公讓官二表不錄

錢　珝

臣聞在席之上讓而坐下人猶犯齒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人猶犯貴人情之間讓猶如此況其不讓無犯則難而復台輔至崇鈞軸至重頃年陛下擢臣秉政莫獲固辭已爭戾於當時敢因循於今日伏惟皇帝陛下於君

臣之際今古所希有善必納有過必掩使之夾輔恐不
光昭故重罷崇名焜燿而常恩假寵進言論道周旋而
盡鑒推誠上感沃心臣非不偶今之讓爵蓋懼生災猶
慮天下之人將有所犯致於翰墨畧布肺肝且陛下示
以殊恩增其貴秩當朕事苟同未稱在衆必必以爲非
旒扆寓臨宗祏權設有兵革未能戢有法制未盡公
行凡此憂虞不遑寢寐兹以受命可謂稱乎聖澤幾流
謗言亦至縱朝行爲臣締結顧寰海必自沸騰則上有
私於輔佐之間而臣 闕 啟災咎之本繇是終始揣度進

退藏疑以此拜章實期得請陛下加臣以渥澤不若使臣合物情寵臣以光華不若遣臣免災咎儻人言不息天咎必來焉得自隱自欺不掖不露伏惟洞開睿鑒俯循愚衷且遣粗安更容陳力廣至明之德罷已降之書昭示四方用新塗政 臣某無任云云

代吏部王相公謝宣諭奸邪表 翃又有代宰相謝賜帛表代宰相謝

御札表不錄

錢翃

臣某等言臣嘗讀漢史竊見上官桀桑弘羊皆惡霍光之忠於王室也欲奪其權遂詐為燕王上書言光將有

非常之變而昭帝知其詭詐欲害賢良顯發怒言俾明元輔識者以為漢昭之聰睿逵過周成臣等伏閱其書實感其事以為後代不復有之今月某日獲延英奏事親奉聖言且以陛下深懼艱屯欲清教化窮亂階於前事窮蠧本於小人既以誅鋤方期屏絕而常有技術賤微之護班行險躁之徒潛結詭謀輒援邪際且相援引遂有譖傷間諜滋深根株甚鉅而聖心不動睿鑒有融盡辯讒謏靡容交亂致臣於不疑之地知彼有禍人之心且赫揚於斯必令懲革觀於左右永杜奸邪臣等且

懼且驚載思載感還至公府未知所安樞密使某等又至中書傳傳詹旨伏知是李遂劉達等共謀推薦李潔秉政因此大惑天聽君臣之所難聞乾坤之所共棄有李遂之奏肆志巧言而陛下不以為疑秘以為恕凡所布諭必盡洪纖某等復宣陛下之言不惟保任侂等敢欲擊斷此輩彰明我心臣等稟命而退激情以泣自有邦國誰無君臣今此讒邪恐施蹈弒纂攘於一夫之口何術可知潛行於萬乘之前何人敢擇聽陛下宸之不惑隱之不言有此釁端加於輔相臣之寢寐將至癲狂

一旦親奉宸言俾行漢律使罪人斯得餘孽自安復使
微臣必無他慮食駃騠者未足爲德喻媒孽者未足爲
辭李遂輩擠臣於不測之谿陛下賜臣以援溺之手詔
臣以難明之罪陛下諭臣以必信之言彼昭帝之時漢
家方盛霍光之辨且有詐書今李遂得於艱否之朝進
傾危之計宸聰之外孰可得聞則臣等塗汙一浸江漢
難濯皎爲野土誰爲叫閽不有睿明焉知昭釋感入骨
髓誓諸神祇千拜首以何爲一剖心而始足惟當竭誠
啟沃竭力彌諧盡毀家紓難之謀繼圖國忘身之策尚

擬丹悃未答皇私

代王相公謝加門下侍郎食邑表　琍又有代王相公謝食邑實封表不錄

錢珝

臣立朝守闕莫繼前修學古入官敢期高位伏遇皇帝陛下道惟樂育志在紹聞待河清而先靜化源致俗阜而深探理窟當乙夜從觀之後敘輸臣夢得之依而遽以平衡授茲弱質頗乖庶政莫達大經何施作楫之才但累知臣之鑿枘兵而五兵尚在惟恐人戕祈穀而百穀未升仍憂歲旱尋宜待罪已合避賢陛下慎以退人

容於竊位襲迴膺聽遽正台階進當浴鳳之榮更懼惟
鵜之刺況增封建俾重彌諧臣且自量則爲不稱是以
陳辭瀝懇冀動天心拜章而方謂可安捧詔而未嘗得
請尚希終收渥澤遂寢典彝苟貴賓而有開信假寵之
非晩徇之公道寵王所圖受辭既多懼君恩之大盛省
躬甚拙知官謗之必興

代崔相公謝加中書侍郎食邑表 琊又有代崔相公謝賜官誥三表謝追贈二表不錄

錢 琊

臣聞賞可舉而後行則彝倫敘見有功而後進則勞臣

勸如或行不可舉進不見功是謂謬恩實維虛授臣學非練達質異溫良致身而敢望坐曲措手而寧期補衮嘗塵侍從且昧論思既無酒誥之能莫盆食時之敏忽蒙聖造遽委化權佐運行而不應中台論爕理而未周四序何言膺眷曲被微臣幾叨亞秩之榮數進疏封之命戴恩無力臨事如非將投盈傖之書寧用濟川之檝顯廻玄鑒俯徇愚衷致公器之無私在國章而克亶光昭聖德後戒貪夫

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　　錢　珝

臣偓言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物者宰相之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則可以理陰陽善柔服可以撫四夷避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才非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與日合明有言必訪於芻蕘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狩且欲興戎修至德以弭災動神機以伐叛復亨否運昭告玄穹是宜愼擇賢良光輔睿哲臣志雖懃學號異混庶但為章句之徒莫應權衡之任陛下明恩委照聖鑑洞開拔

於駮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諸彝典授以洪鈞空驚行潦之流忽載大川之檝遭逢獨異寢寐終疑顧廻非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立朝在野必有其人省已捫心莫知所措

代陸相公謝再入表　　錢珝

臣聞虞舜成湯之為君也舉皐陶伊尹之賢處補袞宰衡之任不仁自遠大道甚夷上可致君下可遂物相須之用古策具書獲被寵靈再當變理仰成之重內省至難披肝鬲之所藏與封章之可達煩言無取虛聽莫廻

親奉清光復傾丹懇議不容於稽首進可務以沃心伏
惟皇帝陛下睿哲守文高明立極廣好問則裕之美推
任賢勿貳之誠思舉直以化人待封比屋念偃兵而屈
已欲拜昌言是宜慎擇濟川博求在野並稷契之稱前
代若姚宋之贊本朝使竭謨猷以光輔弼臣器殊王佐
質謝卿才常念立身但希承嗣未曉必聞之政合居不
慁之官雖臨事秉心如秤敢期於輕重而自天率性佩
弦亦戒於因循頃者徒幸遭逢且乖斟酌既塵公餗果
驗素飧旋叨就列之榮每荷匡瑕之道今者忽流霈澤

又執洪鈞信夢寢之難期詎蓍龜之可卜頃雖當軸竊覬代庖是非誠畏於人言去就敢違於君命中台不耀先慚箕斗之光元首自明何効股肱之力銜恩匪稱揣分彌憂詞不盡於抽毫淚空知於承睫會戴聖造謝莫能揮

代史館王相公謝監修國史鹽鐵使表

錢珝

臣鏻言伏奉今月某日制書加授臣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兌諸道轉運鹽鐵等使者進當辨色動乏書恩寵光

忽降於昭回循揣空知於隕越臣聞可衛社稷謂之大臣有利國家是為公輔大臣所以能經濟公輔所以竭訏謨儻昧於斯則同備位臣為儒孤陋守嗣凌遲既無稽古之勤止望易農之仕安敢苟求進達濫月名聲但任顓愚獲逢濬哲聯叨服冕遽至秉鈞而莫貢昌言多曠歲績復致省方之難皆由失職之愆且合自拘敢期策免陛下克固知臣之鑒毋推責已之誠雖能燮調猶怡節制捧彤弓而欲去尚抱憂心揖金鉉以復留終迴虔睠輔相之委近代所無不才何補於股肱有感徙深

於骨髓伏遇陛下勃興景祚丕變公朝掃蔽日之浮雲
納投水之堅石應機之急當宁不違從諫之明轉圜未
遽仰觀奮發實在斯須聖政惟新墜章咸舉宜求耆碩
共致承平今臣曲被膚慈仍加霈澤黃樞正秩青史專
修兼司運漕之權俾集守龍之利屏朔承命俛首退思
罔合避賢惟憂致寇保其終始賜以安全陛下且許乞
骸不令覆餗猶公爲理擇善任人幸非伯石之情敢待
召平之說且移盛寵別授通材顧叶澄淸仍資康富而
近臣遽降聖旨重臨難陳固讓之辭惟勵恪居之志雖

多言可畏諧經緯而有所不聞而內省推憂補玄衮而何能自効

代史館王相公讓相位第一表 表有二錄其一 錢 珝

臣某言臣聞君人之私在治經而必遂人臣之分於進退以自圖嘗觀古今莫不如此臣謬從先訓本涉儒流傳之者猶有琴書教之者令歸忠孝臣之不佞頗墜所承唯於忠孝之心實畏神明之責策名游宦止望周行偶聖立身俄塵大任材同常士寵過素期雖欲遠慕前修旁探令典窺其事業勵此顓蒙副明主之憂勤避衆

人之指笑而所務者生靈富壽毋痛凋剝所制者兵革弭寧尚聞侵伐赧然備位何以事君不惟久合避賢固亦尋宜獲罪偷安四輔忽已六年假名寵而則崇執機權而益拙循省是懼斯須不遑然臣於六年之中未忍爲一朝之計者蓋以陛下信其愚直如見肺肝資以弼諧終無疑間事不幸者必蒙曲恕心不欺者則荷明知忝異禽魚感深骨髓強陳驅力用荅聖慈今則曠敗漸多智謀將竭不能引退定至顛危況陛下光復京師已踰周歲臣之去就亦謂得宜竊見嶺南節度使衛王知

柔近有封章懇求替罷是以臣今日敢於便殿直冐宸
嚴乞免鈞衡得分節制亦誠盡瘁天聪莫迴既集兢憂
彌增激切伏念臣之心力則未甚衰嘗學政經因參戎
事尚可遶臨海服具舉化條每推糾率之勤冀濟邦家
之用謹謙無犯攻苦不私微臣所能庶幾有效實非飾
詐輙罔膚明眾瞻獻書期於聽允登壇受命皆是寵光
遂之則臣必有為尊之則臣將不逮上惟君命乃獲始
終且使臣又全進退自昭聖德未爽舊章仰望鴻恩

代户部孫相公謝授兄太常卿表　　錢珝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勑命授臣親兄太常卿檢校右
僕射者霈澤下臨私室相慶臣某中謝臣兄某抱公藏
器據德有鄰為善而不欲近名從政而但思利物自臣
遷升台輔獲導化源雖向國去權戒臣常切而入門避
事遠謝毋深出趨羣拱之朝退務掩關之樂陛下禮行
册揖念及塤篪慰其友愛之懷進以優崇之秩伏以九
卿之位歷代所尊舜以三禮命伯夷葉以奉常加稷嗣
倚古則重得人始光用典之難敢言兄氏方懷慚惕忽
荷皇私而階峻銀青寵兼端揆喜溢在原之屬恩加當

軸之臣既徼弼諧且弘名敘股肱作宀襄成鎮撫之功

手足相須但有胼胝之誓

爲宰相謝內宴表 珝又有爲副省官謝內宴表不錄 錢珝

臣聞古之王道美在詩人爰徵式宴之名則有鹿鳴之什俎豆既列筐篚亦陳羣臣享而受之得使盡其心也能追古道實在哲王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聖文有作臨照克明昨者以告見祖宗率兩宮而偕行重典祈禱天地感百神而已報豐年方屬清和更弘慈惠遂當暇日乃闢廣塲既接輔臣與延鄉士我心則悅洞開咫

尺之顏不醉無歸舉降獻酧之禮而又深形睿旨新製樂章但臣等忠則有悃款而無補陛下勉其翼戴播在絃歌竊聽鏗鏘空知慚感為恩如此何力可勝徒以宮殿餚同疑文符混一辭成奇字更俟太平待李于之請觀笑吳宮之教戰盡如解愠詎異聞韶況凡有蒞遊親令下節目細之事指顧不違鴻私曲被於茲辰寵遇頗踰於往列仍蒙賜賚且極纖華伏自侍宴已來還家自省燮理欲酬於玄造終乏嘉謨傳聞空徧於遠方弼光聖德君臣共樂史冊可書臣恭無任云云

舟中錄序

錢珝

乙卯歲冬十一月余以尚書郎得掌誥命庚申歲夏六月以舍人獲譴佐撫州馳暑道病秋八月自襄陽浮而下舟行無役因解束書視所為辭蕪剪冗碎可存者得五百四十篇丞相表奏百篇區別編聯為二十卷夫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始終明白茲所以為誥也國朝聲名辭臣率能由是而作堂闕秘邃不與漢魏等高下而荒學小子以一日視其穴隙闚其可見堂奧而得規摹哉以是代天子言誠不知而作也古者黜幽不過

考三載之績余冒居六年見考無績用是見黜不亦宜乎所編聯不敢以集稱理諸舟中遂曰舟中錄是年九月錢珝自序於沔陽之南

論南郊內臣朝服狀　　錢珝

昭宗龍紀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於圜丘改御名曰曄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論之曰

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

令敍雜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曆
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
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禮院先准
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
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衛將軍必
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
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乞聖慈
允臣所奏

論南郊內臣朝服第二狀　錢珝

臣今日巳時進狀論内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尊郊禮式遵彝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内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太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爲非禮上黷祖宗臣期期不奉勑臣繆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選者巖隱者出興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

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
曰聖上嫩文教未多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試
出繼二雅馳騁建安削苦澀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
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
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
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
潤國風廣王澤因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為中興詩宗生
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平生所著
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

吏廢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揖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宕乎八九於胸中曾不蔕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信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敘錄覩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續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亟次序景福元年季夏述

茶中雜詠序

皮日休

案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為飲謂乎六漿酒之醨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檟苦荼即不擷而飲之豈聖人純於用乎抑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已降及于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之始為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俾飲之者除痟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為利也於

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温從雲武威段碣之各補茶事數十節並存于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于今竟無纖遺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於懷者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爲十詠寄天隨子

書李賀傳後　　陸龜蒙

孟郊字東野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多櫟木合數

十抱蔾條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可活魚鱉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瀨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去曹務多弛廢令禰踈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他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顔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顔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馬門蹴踏宣尼戸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

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友處士于
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鸑鷟屈軼祥瑞皇家迂避
而貧韓聱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篋
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戸不庇風
雨稔不秔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
處只閉戸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
重德羽翼詞人竒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蓮黎憐才而
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
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黜耳亦接與於陵者能卸也

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摭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齊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傳挂投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覸作者

衡按福州志稱朴吳興人此云生于釣臺何相左也徐大參楚巖志援引殊博如施肩吾從睦隱洪備載之而不及朴固自有見耳

鍾廷翰攝安吉主簿牒　　吳越王錢鏐

前件官儒素脩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温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倘聞佐理之能豈悋超昇之獎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